

# 葉嘉瑩《迦陵詩詞稿》中悲秋主題 作品之生命書寫及情感意蘊

劉德玲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科副教授

## 提 要

葉嘉瑩（1924年-），號迦陵，是聞名國際的詩詞專家，長年從事中國古典詩詞的教學與研究，然嘉瑩先生的文學道路實際上是由詩詞創作所開啟，她的創作集《迦陵詩詞稿》，收錄古近體詩近四百首，詞約百首，作品集中收錄最早的作品〈秋蝶〉一詩作於15歲。展讀嘉瑩先生的創作集，可以印證她每一階段的人生歷程，從少女時期在戰亂中喪母，來臺後青年丈夫遭遇白色恐怖變故，中年過後又痛失愛女，離鄉漂泊三十年備嘗挫折與苦難，然而面對苦難，詩人沒有缺席，《迦陵詩詞稿》中的詩詞作品實是詩人日常生活的自傳書寫，同時也是人生經歷和情志心境的真實紀錄。其中又以「秋」天為主題的作品數量最多，最能映照詩人隱微曲折的心境，本文要探討的重點是《迦陵詩詞稿》中的秋天詩詞呈現怎樣的秋容樣貌？其書寫特色為何？並深入了解嘉瑩先生詩詞道路之心理歷程，期望能從其人生遭遇及心理的調適，觀得其安頓生命的智慧。

**關鍵詞：**葉嘉瑩 《迦陵詩詞稿》 悲秋 生命書寫

# 葉嘉瑩《迦陵詩詞稿》中悲秋主題 作品之生命書寫及情感意蘊

劉德玲

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科副教授

## 一、前言

葉嘉瑩（1924年-），號迦陵，是聞名國際的詩詞專家。她一生從事中國古典詩詞的教學與研究，著作豐富，卓然自成一家。嘉瑩先生在教學與研究之餘，同時也創作古典詩詞，她的創作集《迦陵詩詞稿》，收錄古近體詩近四百首，詞約百首，曲十幾首，套曲八支，那些未經整理出版的手抄稿還未包括在內。據《迦陵詩詞稿》一書，約略可見其一生的經歷，她年輕時即飄泊異鄉，歷盡坎坷的歲月，此憂患經歷，使她在談詩論詞之際，往往能感常人所未感，悟常人所未悟。嘉瑩先生一生浸潤在古典詩詞的領域裡，學習古人的智慧並實踐在自己的生活與人生态度裡，使她能以樂觀之心面對逆境。她以古典詩詞涵養自己，從中獲取源源不絕的能量，這也是她一生雖飽受艱辛、苦難，卻仍能保有樂觀積極的心境，古典詩詞可說是她安頓身心的靈藥，筆者有感於目前學界多重視嘉瑩先生的文學評論，對其個人的詩詞作品研究可謂極為匱乏，然其作品有著豐富的閱歷和深邃的觀察，嘉瑩先生的詩詞道路也是她的人生道路，其創作展示怎樣的生命經驗？如何透過創作寄懷、走出生命的困頓？其中隱藏的心境轉折值得探究。

文學創作始於作家對外物的感受，詩人體察千變萬化的季節景象，因此經由景物感召而觸發的性靈，心也就隨著景物的流變而宛轉搖蕩，此即陸機〈文賦〉所言：「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慄慄

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sup>①</sup>鍾嶸《詩品·序》亦云：「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又說：「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時之感諸詩者也。」<sup>②</sup>筆者展讀嘉瑩先生的作品集，發現先生以「秋」天為主題的作品數量繁多，嘉瑩先生觀秋景之風物感物抒懷，同時也是她消解煩憂心靈的良藥。統計《迦陵詩詞稿》一書，有關季節的詩共 193 首，摘錄迦陵詩題或詩中出現「春、夏、秋、冬」之篇什，統計結果以秋詩 78 首居冠，春詩 65 首第二，夏詩 29 首第三，冬詩 21 首居末。秋詩約佔迦陵季節詩歌創作的百分之四十，1939 年，15 歲的少女時期即展現了詩詞創作的天賦才氣，《迦陵詩詞稿》中的第一首詩即是寫秋天，〈秋蝶〉詩云：「幾度驚飛欲起難，晚風翻怯舞衣單。三秋一覺莊生夢，滿地新霜月乍寒。」<sup>③</sup>由此可見其對秋天的賞愛及對自然景物的共感。在物候四季裡，嘉瑩先生以秋入詩題或詩中有秋容的詩句，在季節詩裡數量最多，由此得知，嘉瑩先生擅長以秋季渲染詩情，「秋」是她詩詞的典型題材，由於《迦陵詩詞稿》也收錄嘉瑩先生約百首的詞作，其中描寫秋景的詞也有 11 首，筆者在論述中也將一併與秋詩合論。

本文要探討的重點是《迦陵詩詞稿》中的秋詩究竟表達了何種心境？以及在文學的藝術美感來看，嘉瑩先生的秋詩作品呈現的風格特色。創作往往是作者心境的反映，在秋詩作品裡，嘉瑩先生使用了大量灰冷的色彩用字，從其審美角度而言，詩人偏愛「陰柔」的美感，在在都映照著詩人黯淡的心境，在聲情表現上，詩人多用能表達淒清沉鬱情感的韻部，也造就了迦陵詩詞沉鬱哀婉的詩風。筆者以為其沉鬱詩風的成因可由內外二方面來看：內在因素與作者的才性和學養有關；外在因素則與作者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有關。《迦陵詩詞稿》中的秋詩，是詩人日常生活的自傳書寫，同時也是人生經歷和情志心境的真實紀錄，探討了

①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卷17，頁240。

② 引自(梁)鍾嶸：《詩品·序》，收於(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8。

③ 葉嘉瑩：《迦陵詩詞稿》(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頁3。以下所引詩詞作品皆依此版本，僅於引文後標明頁數，除有註明之必要者，不另作註。

解嘉瑩先生創作當時之心理歷程，應能從其遭遇的磨難及心理的調適，觀得其安頓生命的智慧。

## 二、《迦陵詩詞稿》中的秋容樣貌與時間意識

劉勰《文心雕龍·物色》有言：「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沉之志遠；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遷，辭以情發。」<sup>4</sup> 劉勰指出四季物色，隨著時序的運轉而變化無窮。大自然的陰陽之氣，以變化萬千的形、色來呈現，詩人吟詠不只是出自個人心志，同時也是回應外在物色的召喚。

閱讀一首詩歌，讀者除了從春夏秋冬的用字，可以明白詩中所要顯示的季節外，詩中的花草樹木、鳥獸蟲魚也會因季節的改變而有規律的變化，這種物候變化也可使人體察季節和時間的變遷，秋天的氣象是衰亡蕭瑟的，因為從春、夏的繁盛過渡到秋的蕭條，是一種蕭條與生機的對比。《迦陵詩詞稿》中的秋容極為豐富，從寫作手法來看，大都以具體物色做為切入點，其中草木凋零、風露淒清、蟲鳴淒切等，都是最典型的秋日物候類意象，淒涼的外境形成悲秋的因素，詩人的主觀感官接受物色的客觀刺激，在夜晚與黃昏的主要場景下睹物興情，營造暗淡蕭條的氛圍，是迦陵秋詩共同的基調。

下列將《迦陵詩詞稿》中秋的物候徵象，列表說明如下：

秋容樣貌	類 型	詩 中 實 例
植物類（之一）	花	黃菊、蘆白花
（之二）	落葉	敗葉因風落、黃葉下階飛、長林搖落葉聲乾、深秋落葉滿荒城、風來盡掃梧桐葉、落葉飄黃已滿林、金風葉葉墜梧桐、搖落
（之三）	枯草落花	群芳凋落盡、秋草已全凋、蔓草荒、敗草 <small>（續下表）</small> 飛無奈水西東、芳根早分委泥塵

<sup>4</sup>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599。

秋容樣貌	類 型	詩 中 實 例
動物類	雁	歸雁、征鴻、鴻雁、斷鴻
昆蟲類（之一）	蟬	寒蟬、明蟬
（之二）	蛩	蟋蟀鳴、吟蛩
（之三）	螢	流螢
色 彩	以冷色調為主	蘆花白、墳草白、白露、白霜、碧梧枝、碧天
時 間	黃昏	暮霞、斜陽、夕曛
氛 圍	孤寂、愁	蕭索、愁、寂寥、淒涼、落寞、惆悵、瑟條、閒愁

由上表歸納，大概可知迦陵詩詞中的秋容樣貌，大致與古人用以表達秋意的意象，並無二致。歸納秋的植物物候徵象有下列幾類：植物意象以落葉、菊花為主；動物意象以鴻雁為主；昆蟲意象以蟬、蛩、螢為主。

#### （一）秋容樣貌—動植物與昆蟲類

在《迦陵詩詞稿》中，落葉與枯草落花是出現最多的秋景。詩例如：〈秋曉〉：「五更敗葉因風落，聲聲簷際添蕭索」（頁4）、〈哭母詩〉：「黃葉滿山墳草白，秋風萬里感啼鶉。」（頁6）、〈晚秋雜詩五首其一〉：「鴻雁飛來露已寒，長林搖落葉聲乾。」（頁26）詞例如：〈臨江仙〉：「一片凍雲天欲暮，長空敗葉蕭蕭。」（頁40）、〈南歌子〉：「階前黃葉久成堆，猶自西風徹夜滿林吹。」（頁49）另一種常見的植物是菊花，菊花盛開在肅殺氣盛、霜露逼人的秋天，不畏風寒霜冷，展現傲世的清高形象。「菊」之特殊形象成為歷代文人喜好歌詠的原因，菊的形象如何走入迦陵的詩詞世界呢？詩例如：〈坐對〉：「坐對黃花感不勝，蓬萊消息近難憑。浮雲出岫姿多變，孤月橫空影倍澄。」（頁12）詞例如：〈明月棹孤舟〉：「寂寞黃花都老去，是繁華總歸塵土。」（頁41）〈踏莎行〉：「黃菊凋殘，素霜飄降，他鄉不盡淒涼況。」（頁135）以上這些詩句或傷時光之流逝；或傾訴異鄉愁思，於此，葉嘉瑩也說：「至於花之所以能成為感人之物中最重要的一種，第一個極淺明的原因，當然是因為花的顏色、香氣、姿態，都最具有引人之力，人自花所得的意象既最鮮

明，所以由花所觸發的聯想也最豐富。」<sup>⑤</sup>

動物意象以鴻雁為主，在遊子的心目中，漂泊不定的鴻雁，不僅是引發懷鄉之情的傷心物，更是命運坎坷、多愁善感詩人的化身。雁，又有一種堅貞不移、不怕寒霜的精神，可作為飄泊苦難者的象徵。詩人借鴻雁抒發時不我與的感慨和傷時感世的悲痛，流浪的鴻雁，就好比四處飄盪的詩人自身。在迦陵秋詩中，鴻雁象徵羈愁情思，常和秋風、落葉和黃花等意象交錯出現，共同營造出一種寂寥的鄉愁氛圍。詩例如：〈坐對〉：「萬里風高歸白雁，三秋蟲語入青燈。」（頁12-13）〈晚秋雜詩五首其二〉：「情緒已同秋索寞，錦書常與雁參差。」（頁26）詞例如〈臨江仙〉：「秋來天半露為霜，一行征雁去，四野葉初黃。」（頁49）〈水龍吟〉：「征鴻過盡，暮煙沉處，憑高懷遠。」（頁134）

昆蟲意象以蟬、蛩、螢為主。蟬出現在寒暖交替的季節，最易喚起詩人對青春生命的注視，詩人對蟬的憐惜，也夾雜了對自身生命流失的憐惜，《莊子·逍遙遊》：「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sup>⑥</sup> 秋蟬孱弱的身影在樹上發出悲涼響亮的鳴聲，往往給予詩人淒苦、受難、悲涼的感受。蟬在詩中，總是和失意的惆悵或歲月的哀愁，以及日暮途窮等無奈的情緒連結在一起。蟬的夏生秋死，引發詩人興起對人生如寄，韶華易逝的感歎，是一種時間推移的悲哀。迦陵詠蟬的秋詩如下：〈寒蟬〉：「涼露已收霜欲下，長吟休傍最高枝。」（頁13）、〈搖落〉：「高柳鳴蟬怨未休，倏驚搖落動新愁。」（頁26）詞例如：〈如夢令·殘柳〉：「冷落清秋時節，枝上晚蟬聲咽。」（頁43）

蛩，即是蟋蟀，又有促織別稱。蛩在靜謐的秋夜裡苦吟哀鳴，渲染出一種秋天的淒涼感。杜甫〈促織〉詩云：「促織甚細微，哀音何動人。」<sup>⑦</sup> 一般來說，在詩中蛩多以苦吟為主要意象。宋玉〈九辯〉更因蟋蟀鳴於西堂，心慌惕而震

⑤ 葉嘉瑩：〈幾首詠花的詩和一些有關詩歌的話〉，收於《迦陵論詩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67。

⑥ （清）郭慶藩輯，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臺北：群玉堂出版社，1991年），卷1，頁11。

⑦ （唐）杜甫：〈促織〉，收於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225，頁2421。詩句中的哀「音」，又可作「聲」。



盪：「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甕甕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sup>⑧</sup>憂思而不能成眠的詩人，聽見蟋蟀的哀鳴，感嘆歲月的逝去，想起自己一事無成，這是由蛩響感嘆時光的無情，進而憂傷自己生命的短暫，在迦陵詩中也有許多詩例：〈秋宵聽雨二首〉之一：「四壁吟蛩睡未成，簾紋初簇蚤涼生。」（頁24）、〈夜坐偶感〉：「日落尚煜耀，月上倏蒼涼。流鶯啼未已，蟋蟀鳴空堂。」（頁24）詞例如：〈明月棹孤舟〉：「小院低牆，霜階露砌，多少暗蛩低語。」（頁41）

流螢在秋夜中，是點綴秋夜場景的小精靈，有秋螢點綴的夜晚，就像秋風中搖曳的燭光，螢光閃爍的美景，無聲的秋螢，卻有視覺的動態美，加深了秋夜的寒冷和荒涼的氣氛。迦陵的秋詩也常見流螢點染詩意，詩例如：〈對窗前秋竹有感〉：「記得年時花滿庭，枝梢時見度流螢。而今花落螢飛盡，忍向西風獨自青。」（頁3）詞例如：〈鷓鴣天〉一詞：「蛩不斷，月移西，新寒襲遍舊羅衣。中宵獨下空庭立，幾點流螢繞樹飛。」（頁49）嘉瑩先生用流螢表達一種細膩婉約的感情，營造蕭索的愁緒，秋夜荒涼的景色，在流螢飛去之後更顯蒼涼。

## （二）時間意識：以黃昏為主

一首詩之時空安排有其作用，常常是在詩意中藉此隱藏著詩人的情感。黃永武在〈詩的時空設計〉一文中說：

中國詩裡的情，往往高度複雜而縱橫 貫於時空之中，藉著自然時空的推移而忽隱忽現。人與自然時空是那樣奇妙地融合無間，情感與哲理，不喜歡脫離時空景象，去作純粹的摹情說理，每每透過時空實象的交互映射予以形象化。<sup>⑨</sup>

⑧ 傅錫壬：《新譯楚辭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76年），卷4，頁143。

⑨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1980年），頁43。

綜合以上秋詩在取景與造境上的美感特質，我們得知迦陵的秋詩還有一個特色是在時間場景方面，嘉瑩先生常以黃昏、暮色組成一個個意象群。在古典詩詞裡，黃昏自古以來是最容易觸動詩人的時間，黃昏是晝夜交替的時分，意味著時間的消逝，由此引發詩人慨嘆生命易逝、人生苦短。對詩人來說，黃昏入夜時的相關景物已不再是純粹的景物，而是熔鑄了詩人審美情感的一種文學意象，是詩人傷時感物的催化劑。

暮色黃昏是群鳥歸巢棲止之際，夕陽沒入山後的過程何其短暫，只餘西天的殘霞與暮色淒清的景致，秋日蒼茫的景致，容易興發詩人的感觸，秋色與夕照的融合，深化秋詩中的時間意識。在迦陵的秋詩中，黃昏是最常出現的時間場景。這些秋天詩詞除了有景物蕭條疏落的空間意識，也有傷逝嘆老的時間意識，再加上詩人自身境況的寥落心境，形成了淒寂傷感的悲秋情懷。迦陵詩詞中以黃昏為時間意識的詩例如下：〈過什剎海偶占〉：「一抹寒煙籠野塘，四圍垂柳帶斜陽。於今柳外西風滿，誰憶當年歌舞場。」（頁 8）〈得鳳敏學姊書以詩代簡〉：「樓高縈舊夢，天遠悵停雲。數盡歸鴉影，蒼茫立夕曛。」（頁 31）詞例如：〈醉公子〉：「暮霞斜照水，江上楓林醉。江水解相思，東流無盡時。」（頁 39）〈秋留別哈佛三首〉之二：「天北天南有斷鴻，幾年常在別離中。已看林葉驚霜老，卻怪殘陽似血紅。」（頁 34）〈踏莎行〉：「黃菊凋殘，素霜飄降，他鄉不盡淒涼況。丹楓落後遠山寒，暮煙合處空惆悵。」（頁 135）等皆是。綜合這些詩詞作品來看，多以「黃昏」意象抒發世事變遷、人事滄桑以及懷鄉情懷。詩人從暮色中瀰漫的一種蒼涼氣氛中感嘆時光流逝、羈旅難歸的悲涼，其詞組以斜陽、夕曛、暮霞、殘陽、暮煙為主，將淒苦孤寂的羈旅愁思渲染得極其濃厚。

### 三、《迦陵詩詞稿》中悲秋詩詞的藝術呈現

悲秋是中國古典文學中一個永恆的母題，嘉瑩先生繼承古典詩詞的精粹，她的悲秋詩詞大都作於少女、大學時期和漂泊海外的離散時期。面對這些苦難曲折的歲月，她用激宕淋漓的筆墨，織成哀婉悲涼的篇章，下面就三個藝術層面探討



這些作品。

### (一) 冷色調的用字（見文末附錄表格）

秋天由於陰氣盛的緣故，在萬物落盡，景物蕭條之後，大地呈現一片衰敗的秋景。以《迦陵詩詞稿》中的秋詩為例，嘉瑩先生慣用「殘」、「荒」、「瘦」、「驚」、「盡」、「空」、「寒」、「獨」等冷色的字面<sup>10</sup>來渲染秋天蕭索的氛圍。從其審美角度而言，似乎偏嗜一種「陰柔」型的美感，這些帶有情感性質的字眼，或從詩人自身的境遇去寫，或從時間的逝去、空間的遼闊著筆，都能呈現出詩人心境的變化。落葉意象、秋蟲意象和鴻雁意象等，配合詩人羈遊離別感傷的心境，共同描繪出詩人無奈的感秋情懷。由迦陵秋詩的用字藝術來看，對於認識和掌握她的詞風是有所幫助的，依以上慣用詞彙，其中使用最多者，又以「空」、「寒」、「盡」三字出現頻率最高，這三字都帶有荒涼和陰沉的美感特質，使秋天凋落的景象和孤寂的心境更為突顯，蕭條荒涼的秋景，渲染出死亡的孤獨冷寂，並加深了人事的無常與淒清之感。

嘉瑩先生也用疊字渲染詩情，有形容風吹落葉聲音者，例如〈臨江仙〉：「長空敗葉蕭蕭」（頁40）、〈憶蘿月〉：「蕭蕭木葉」（頁41）、〈頤和園〉：「颯颯西風苑樹寒」（頁17）、〈論詞絕句五十首〉論晏殊詞：「金風葉葉墜梧桐」（頁113）。「蕭蕭」、「颯颯」、「葉葉」這些詞彙，不僅吟詠起來聲韻淒愴，更渲染秋日蕭瑟蒼茫的景象，恍若真實具體而鮮明地呈現眼前。秋天不僅是木葉風吹的季節，還是蕭蕭暮雨飄落的季節，在迦陵秋詩中，蕭蕭也用來形容雨聲，雨水濕潤了詩人的心扉，使離別羈遊的心境更加淒清、悲苦，例如〈論詞絕句五十首〉論柳永詞：「蕭蕭暮雨灑江天」（頁114）、〈秋宵聽雨二首〉之一：「隔簾一陣瀟瀟雨」（頁24）。其他疊字的使用，或描寫

<sup>10</sup> 色彩能在人的視覺反應中直接產生情緒，《色彩心理學》一書認為色彩的明度還能產生出深淺感、充實或空虛感、軟硬感、強弱感、壓力與放鬆、安定與不安穩等感受。通常暗色給人一種沉重、深沉、充滿、堅硬與安定等感覺，而明度高的色彩則有相反的感覺。以上敘述觀點採自（日）大山正：《色彩心理學》（臺北：牧村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頁203。

淒涼秋景，或抒發孤寂情緒，風貌多變，例如〈菩薩蠻〉：「相逢皆漠漠」（頁 50）、〈夜坐偶感〉：「四顧心茫茫」（頁 24）、〈詠懷〉：「萱幃何寂寂」（頁 9）、〈憶蘿月〉：「平沙一片茫茫」（頁 41）、〈1968 年秋留別哈佛三首〉之三：「雲天東望海沉沉」（頁 34）。古人為詩也喜用「茫茫」、「漠漠」，如王維〈積雨輞川莊作〉：「漠漠水田飛白鷺」、<sup>11</sup> 東坡〈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sup>12</sup>「漠漠」與「茫茫」都是唇音字，都有遙遠綿邈、寬泛不明的意思。<sup>13</sup> 由此可見，疊字的使用，除了增加詩的音韻美外，也使詩中物色的形象更為鮮明、具體而真切，對於詩情的傳達，使之更委曲、含蓄而細膩，有時還有渲染的作用。

## （二）冷色調的設色

每位詩人擅長的色彩各不相同，是什麼因素造成詩人各自有不同的偏愛色系？於此，黃永武說：「詩人對色彩的偏愛，以及詩人生活的時代環境等等，都影響到詩中明麗或黯淡的色澤，這就從色彩字中自然流露出個人的性情與時代的風尚。」<sup>14</sup> 是故我們觀察詩人在作品中的色彩表現，或可揣想詩人隱藏內在的性格特質，不同詩人隨著自身的性格差異和外在生活的環境，各有其不同的色彩偏好。

就迦陵詩詞來看，嘉瑩先生偏愛使用白色與綠色，據《迦陵詩詞稿》所收錄的詩詞，古近體詩有近四百首，詞約百首，在色彩用字方面，筆者統計使用白色系的詩有 86 首，詞有 62 首；使用綠色系的詩有 72 首，詞有 46 首，這二色系的使用在《迦陵詩詞稿》佔比超過一半。以白色系來看，迦陵秋詩塑造的詩境大多帶有清冷的色調，詩人偏好冷色調的用字，詩中慣用的白露、秋霜也是沿用古

<sup>11</sup> （唐）王維：〈積雨輞川莊作〉，《全唐詩》，卷 128，頁 1298。

<sup>12</sup> （宋）蘇軾著，石聲懷、唐玲箋注：《東坡樂府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1993 年），頁 77。

<sup>13</sup>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頁 93。

<sup>14</sup> 黃永武：《詩與美》（臺北：洪範書店，1987 年），頁 21-22。

代的文學傳統，《詩經·秦風·蒹葭》：「蒹葭蒼蒼，白露為霜。」<sup>15</sup> 古代詩詞中的霜露意象，具有視覺和觸覺上的雙重意象，準確地呈現了詩人想表達的那種凝重哀愁，容易與蕭瑟的秋季連結在一起，也成為悲秋的重要意象。迦陵秋詩中的霜露詩例如：〈明月棹孤舟〉：「小院低牆，霜階露砌，多少暗蛩低語」（頁41）、詞例如〈臨江仙〉：「秋來天半露為霜，一行征雁去，四野葉初黃」（頁49）。

以綠色系來看，綠色是大部分植物的色彩，也是大自然生命的象徵，色調屬冷色系，在傳統的用色中，綠色是一種幽靜的顏色，黃永武說：「喜愛高彩度的暖色系，往往是喜歡熱鬧的人。喜愛低彩度的寒色系，往往是承受著寂寞的人。」<sup>16</sup> 林書堯也說：「溫雅的心情容易為優美的色調所吸引，憂鬱的情緒為暗淡的色調所包圍。鮮明的色彩大多表示朝氣勃勃，感情熱烈；晦暗的色彩大多表示陰鬱沉悶，情緒低落。」<sup>17</sup> 迦陵的詩詞常見梧桐與柳意象，梧桐樹是一種闊葉植物，雨點打在葉片上，聲音容易被人聽見，秋天一來，葉片紛紛墜落，容易給人蕭瑟、淒涼之感。在古典詩詞中，「梧桐」是典型的意象，常常被用於詩文中寄寓情感，《迦陵詩詞稿》中的詩例如：〈哭母詩八首之四〉：「窗前雨滴梧桐碎，獨對寒燈哭母時。」（頁6）又如〈晚秋雜詩五首之四〉：「風來盡掃梧桐葉，燕去空餘玳瑁梁。」（頁26）嘉瑩先生也偏愛楊柳，楊柳自古以來是別離的象徵，《詩經·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sup>18</sup> 詩人常以楊柳抒寫離愁別緒，嘉瑩先生也不例外，詩例如：〈過什刹海偶占〉：「一抹寒煙籠野塘，四圍垂柳帶斜陽。」（頁8）〈搖落〉：「高柳鳴蟬怨未休，倏驚搖落動新愁。」（頁26）〈晚秋雜詩五首其二〉：「睡起中宵牽繡幌，一庭霜月柳如絲。」（頁26）

綜而言之，白色與綠色是嘉瑩先生最常用的兩個色系，詩中的色彩就是她

<sup>15</sup>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頁221。

<sup>16</sup> 黃永武：《詩與美》，頁55。

<sup>17</sup> 林書堯：《色彩學概論》（臺北：國立藝術專科學校，1963年），頁102。

<sup>18</sup> 屈萬里：《詩經詮釋》，頁295。

心境最真實的寫照，她用白色與綠色抒寫離情或思索對時光流逝的感傷，詩詞中常引入自然界一些淒冷蕭颯的景物作為抒情對象，如寒霜涼露、青青柳色等等，這些自然意象皆有一個共通的特點，就是都帶有濃重的感傷情調，其色彩的灰冷都映照著詩人黯淡的心境，使詩歌籠罩在哀怨悲苦、抑鬱低迴的氛圍中，由此形成了迦陵詩詞沉鬱哀婉的詩作風格。

#### 四、由悲秋詩詞觀其風格成因及個人生命的超越

由上述內容來看，嘉瑩先生的創作是其心境的反映，色彩的灰冷都映照著詩人黯淡的心境，使詩歌籠罩在抑鬱悲苦的氛圍中，由此形成了迦陵詩詞沉鬱哀婉的作品風格。沉鬱詩風，歷來為文人所推崇，歷代詩人和詩學家也都重視沉鬱風格。屈原〈九章·思美人〉說：「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sup>19</sup>所謂沉菀，就是沉鬱。鍾嶸在《詩品·序》中曾經稱讚梁武帝蕭衍的詩文：「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sup>20</sup>足見沉鬱的顯要地位。至於清代的詩評家陳廷焯，對沉鬱的論述更多，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一書，通體都強調沉鬱，其云：「作詞之法，首貴沉鬱，沉則不浮，鬱則不薄」，<sup>21</sup>又云：「詩之高境，亦在沉鬱」，<sup>22</sup>何謂「沉鬱」？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三又云：「不患不能沉，患在不能鬱。不鬱則不深，不深則不厚。」<sup>23</sup>綜而言之，所謂「沉」，是就情感的深沉而言；所謂「鬱」，是就情感的濃鬱、憂憤而言。至於哀婉的風格則是以曲折的筆調來達到婉約的詩歌境界，而更著重於情感表達的曲折，其表現手法往往是睹物思情，將哀傷的感情委婉地寄託在眼前景物之中。詩風越哀婉，其感情隱藏得越幽深、隱蔽。

<sup>19</sup> 傅錫壬：《新譯楚辭讀本》，頁113。

<sup>20</sup> (梁)鍾嶸：《詩品·序》，《歷代詩話》，頁3。

<sup>21</sup>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2年)，頁2。

<sup>22</sup> 同前註。

<sup>23</sup> 此段評論為陳廷焯評清代陳維崧(號迦陵)詞，見(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頁16。

至於迦陵詩詞風格的轉變，嘉瑩先生在 1988 年與繆鉞先生談及自己一生的創作時曾云：

吾生平作詞，風格三變。最初學唐五代宋初小令；以後傷時感事之作又嘗受蘇、辛影響；近數年中，研讀清真、白石、夢窗、碧山諸家詞，深有體會，於是所作亦趨於沉鬱幽隱，似有近於南宋者矣。（〈序〉，頁 3）

筆者認為迦陵詩詞作品風格的成因可由內外二方面來看：內在因素與作者的才性、學養有關；外在因素則與作者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與生命歷程有關。

### （一）詩風與作者的才性、學養有關

塗公遂說：「所謂文學的風格，就是作家的個性和人格在文學內容與形式上的一種綜合的表現。」<sup>24</sup> 繆鉞先生在為《迦陵詩詞稿》寫序時曾說：「君夫工詩詞，而詞尤勝，蓋要眇宜修之體，幽微綿邈之思，固其才性之所近也。」（〈序〉，頁 3）正如《文心雕龍·體性》篇所言：

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沉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sup>25</sup>

劉勰廣泛的列舉前代作家，以徵風格和才性的關係。由於作家的才性、氣質、學養、習染不同，寫作風格也就不同。詩人獨特的性情，往往體現在作品風格中，作家的性格，成為作品風格形成的首要因素。

嘉瑩先生曾自述幼時長輩要求背詩的情形，年幼的她吟唱的竟是李白的〈長

<sup>24</sup> 塗公遂：《文學概論》（臺北：華正書局，1981年），頁 179。

<sup>25</sup>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頁 536。

干行〉：「八月蝴蝶黃，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sup>26</sup> 由此可見先生自幼即有多愁善感的人格特質，再加上她深邃而內斂的性格，深刻細緻的觀察力，用含蓄、委婉的表現手法呈現在作品中，作品因而有深遠的感情，沉鬱哀婉的藝術形象。再從嘉瑩先生的成長環境來看，她曾自述幼年在深宅大院成長的情形：「生活經驗極為貧乏，但春秋之代序、草木之榮枯，種種景象都可以帶給我感發和觸動，於是窗前的秋竹，階下的紫菊，花梢的粉蝶，牆角的吟蛩就一一寫入詩篇。」<sup>27</sup> 嚴謹的舊式教育使少女時期的嘉瑩先生幾乎與外界隔絕，形塑出多愁善感的性格，是故對外在的景物異常的敏銳，觸發出的詩境格外荒寒孤峭。如作於 1939 年，年僅 15 歲的〈對窗前秋竹有感〉一詩：

記得年時花滿庭，枝梢時見度流螢。而今花落螢飛盡，忍向西風獨自青。  
(頁 3)

「忍」，實是「不忍」之意，意謂當眾芳凋零時，窗前翠綠的秋竹也不忍獨自在西風裡展現姿態，花落螢飛，對照曾經的花開滿庭更顯蒼涼，又如 1940 年〈詠菊〉一詩：

不競繁華日，秋深放最遲。群芳凋落盡，獨有傲霜枝。(頁 4)

春天時百花齊放，菊花不與群芳爭艷，待眾芳凋零後，才顯得出菊花經霜耐寒的特性。再看作於 1941 年秋天的〈明月棹孤舟〉一詞：

連日西風連夜雨，恁淒涼幾時才住。孤雁單寒，秋雲淡薄，休向遠天凝佇。寂寞黃花都老去，是繁華總歸塵土。小院低牆，霜階露砌，多少暗蛩低語。(頁 41)

---

<sup>26</sup> (唐) 李白：〈長干行〉，《全唐詩》，卷 163，頁 1695。

<sup>27</sup> 葉嘉瑩：《我的詩詞道路》(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頁 7。



創作此詞時嘉瑩先生年僅 17 歲，這闕詞寫的是雨後的心境，一句「是繁華，總歸塵土」，為這闕詞奠定了悲涼基調。上片寫秋雲裡的孤雁落單獨飛；下片說小院裡的黃花都凋零，這些物象都顯示她對外在景物的感發是極為悲感的，筆下著墨的秋景盡是淒涼且寂寞的心境，形成哀婉深沉的風格。少女時期大都是以宅院裡的景物為素材，這些詠物詩作讀來清新自然、典雅靈動，抒發細膩又多愁善感的少女情懷。大學後，迦陵的秋詩開始有了人事的動盪與世局的滄桑。

1941 年，嘉瑩先生考上輔仁大學，進入古典文學的堂奧，1942 年至 1948 年間，追隨老師顧隨教授聽講受教計有五六年光景，詩詞創作深受其影響，在顧隨教授的「唐宋詩」課堂上，她的詩賦才華得到了充分發展，在創作上更見其典故與喻託技巧的運用，例如作於 1944 年的〈搖落〉一詩：

高柳鳴蟬怨未休，倏驚搖落動新愁。雲凝墨色仍將雨，樹有商聲已是秋。  
三徑草荒元亮宅，十年身寄仲宣樓。征鴻歲歲無訊息，腸斷江河日夜流。  
(頁 25-26)

柳枝上聲聲哀怨的秋蟬，觸動著詩人感發的詩心，以陶潛的「元亮宅」和王粲的「仲宣樓」為典故喻託。陶潛的〈歸去來兮辭〉有「三徑就荒，松菊猶存」二句，看似質樸荒蕪的居所，卻有傲骨的松菊存在，松菊象徵自己的風骨；王粲的〈登樓賦〉，由登樓極目所望而生思鄉、懷才不遇之慨，全篇沉鬱悲涼，感人至深。由於陶潛與王粲皆生逢亂世，嘉瑩先生在當時日軍侵華的動亂時局之下，多愁善感的她也藉古人事跡傾訴自己的憂思之情。

1944 年作〈晚秋雜詩〉五首，茲列舉其二、其三如下：

西風又入碧梧枝，如此生涯久不支。情緒已同秋索寞，錦書常與雁參差。  
心花開落誰能見，詩句吟成自費辭。睡起中宵牽繡幌，一庭霜月柳如絲。  
深秋落葉滿荒城，四野蕭條不可聽。籬下寒花新有約，隴頭流水舊關情。  
驚濤難化心成石，閉戶真堪隱作名。收拾閒愁應未盡，坐調絃柱到三更。  
(頁 26)

「睡起中宵牽繡幌，一庭霜月柳如絲」，寫深夜醒來只見院落冷如冰霜的月光；「收拾閒愁應未盡，坐調絃柱到三更」，寫因愁思而深夜調絃撫琴聊以慰藉，由這些詩句看來，可知這二首詩皆寫因愁思而夜不成眠，四周蕭索的秋景，蘊含著幽微的情意和思致，辭意極為深美，風格卻低迴哀婉，筆觸悲涼，讓人誤以為是出自一滄桑老人筆下，以上詩作皆是嘉瑩先生在「唐宋詩」課堂上的習作，顧隨教授發還作業時不但一字未改，還另附上六首題為〈晚秋雜詩六首用葉子嘉瑩韻〉的和詩，由此得見他對學生才華的欣賞與鼓勵。在顧隨教授的指導下，嘉瑩先生閱讀大量古人的作品，其中影響先生最深的應是杜甫。1943年，先生作〈鷓鴣天〉一詞：

葉已驚霜別故枝，垂楊老去尚餘絲。一江秋水蘋開晚，幾片寒雲雁過遲。  
愁意緒，酒禁持。萬方多難我何之。天高風急宜猿嘯，九月文章老杜詩。  
(頁 46)

嘉瑩先生創作此詞時正身在淪陷區中，時父親遠在後方、母親又病逝，頓失依靠，此即「萬方多難我何之」。「寒雲」、「過雁」流露的是對久無音訊的父親的思念。垂絲的老柳，蘋開的秋水，描寫的是北平故都景物的淒涼。至於下半部的「萬方多難」則是用杜甫詩句來寫當日抗戰中的多難國家，而最後兩句則更是直接引用杜甫〈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的詩句，<sup>28</sup>杜甫的〈登高〉一詩寫的是登高所見的秋江景色，宣洩長年飄泊、老病孤愁的情感，杜甫深廣博大的情懷與沉鬱頓挫的詩才，對當時家國也在憂患之中的嘉瑩先生，自然有戚戚然的感動與啓發。

杜甫的詩作對嘉瑩先生的影響可說是一輩子的，她曾自述：「當我去國日久思鄉日切而一直還鄉無計的一段年月中，我卻逐漸發現最能引起我懷鄉去國之思的，實在是杜甫的詩篇。」<sup>29</sup>先生一生都鍾情於杜詩的情懷，同時也造就了

---

<sup>28</sup> (唐)杜甫：〈登高〉，《全唐詩》，卷 227，頁 2467。

<sup>29</sup> 葉嘉瑩：《迦陵說詩講稿》（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頁 311。

自身沉鬱哀婉的詩風。杜詩可說是她漂泊歲月的精神支柱，晚年曾寫有〈贈故都師友〉：「構廈多材豈待論，誰知散木有鄉根。書生報國成何許，難忘詩中李杜魂。」（頁95）<sup>30</sup> 她與杜甫心魂相守，從杜詩中嘉瑩先生汲取了無數的靈感與力量。<sup>31</sup>

國共內戰後，隨夫渡海來臺，丈夫遭遇白色恐怖迫害入獄，嘉瑩先生亦受牽連入獄數月，<sup>32</sup> 為餬口育兒四處奔波教書。台灣時期，是嘉瑩先生生命裡的一段黑暗時期，悲苦的意念，一直存在於先生的日常生活、教學生活與撰述著作中。這段時期影響她最深的文人是王國維，嘉瑩先生曾說：

在這一段生活中，我最常記起來的，就是靜安先生用東坡韻詠楊花的〈水龍吟〉詞的頭兩句「開時不與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墜」。我以為自己正如同靜安先生所詠的楊花一樣，根本不曾開過，便已經零落凋殘了。不過我的性格中卻另外也有極為堅韌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許多苦難而不肯

---

<sup>30</sup> 此詩引用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其詩有言：「當今廊廟具，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見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唐詩》，卷216，頁2265。杜甫此詩前兩句說明構造廊廟的人才眾多，不一定缺少自己；下兩句則是以葵藿自況，說明自己忠君愛國的天性是無法改變的，這是一種天性，就像葵藿總是傾向著太陽。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座宏偉的大廈，在國家這麼多的人材中，嘉瑩先生卻將自己比喻為不成材的散木，雖然離鄉數十寒暑，與祖國的感情、心靈卻是相通的，一個飽讀詩書的書生要用什麼方式報答國家呢？先生說：「難忘詩騷屈杜魂」，原來先生要用屈原和杜甫那樣熱烈而深沉的愛國感情為祖國培育人才，貢獻力量。「詩騷屈杜魂」，宛如一棵大樹，正是先生以生命泉源不斷灌注的「鄉根」。

<sup>31</sup> 嘉瑩先生於1966年撰有《杜甫秋興八首集說》，篇幅達40萬言的鴻篇巨著，寄託先生對杜甫人格與情懷的敬仰和對故國的眷戀。參見葉嘉瑩：《杜甫秋興八首集說》（臺北：大塊文化出版社，2012年）。

<sup>32</sup> 1950年寫有〈轉蓬〉一詩，前有序言：「1948年隨外子工作調動渡海遷臺。1949年冬長女生甫3月，外子即以思想問題被捕入獄。次年夏余所任教之彰化女中自校長以下教員六人又皆因思想問題被拘詢，余亦在其中。遂 哺乳中未滿周歲之女同被拘留。其後余雖幸獲釋出，而友人咸勸余應辭去彰化女中之教職以防更有他變。時外子既仍在獄中，余已無家可歸。天地茫茫，竟不知謀生何往，因賦此詩。」詩云：「轉蓬辭故土，離亂斷鄉根。已歎身無托，翻驚禍有門。覆盆天莫問，落井世誰援。剩撫懷中女，深宵忍淚吞。」（頁31-32）

倒下去，更不願在不幸中接受別人的憐憫和同情。<sup>33</sup>

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近代最有影響的詞學理論著作，王國維詞現存僅一百十五首，觀其詞作可見其悲觀憂鬱的性格，內容大都描述個人生活的遭遇，人生悲苦的感觸，嘉瑩先生對其〈水龍吟〉甚為喜愛，原詞如下：

開時不與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墜？日長無緒，迴廊小立，迷離情思。細雨池塘，斜陽院落，重門深閉。正參差欲住，輕衫掠處，又特地、因風起。花事闌珊到汝。更休尋、滿枝瓊綴。算來只合，人間哀樂，者般零碎。一樣飄零，寧為塵土，勿隨流水。怕盈盈、一片春江，都貯得、離人淚。<sup>34</sup>

這首詞以花落喻人事，寫到哀殘將盡的楊花，好像人世間的哀樂那樣的零碎，人生飄零的命運就像楊花飄零的命運一樣，楊花即是柳花，在孟春之際開花，春盡花落，似乎是無人愛惜任憑它飄落。所以王國維說：「如何一霎濛濛墜」，嘉瑩先生對此有很深的感慨，自大學畢業後就赴南京結婚，當時事業無成，來臺後又飽經患難，彷彿自己有如楊花般，開花的時候無人愛惜，任它飄零墜落。在王國維的〈水龍吟〉裡，飄蕩凋零的柳絮，被賦予了飄零無依的感嘆，傷逝之情溢於言表。王國維這種憂鬱的飄零、悲婉詞情，與當時的嘉瑩先生情感的相通之處可謂不謀而合。

由上述所論得見，才性與學養對嘉瑩先生作品風格的形成影響很深。杜甫與王國維的作品都是「有我之境」，都表達了感時傷世的情緒，流露出的哀婉悲痛，嘉瑩先生可以稱得上是杜甫與王國維的知音，大概只有性格相近的人才會發出物有恆姿，人有同思的感嘆，所謂「境由心造」，詩人寫眼前之景，抒心中之情，寫出了各自的生命飄零與悲感，面對自然界的景物，表現出善感多愁的性格特徵，這是因為在情感上能引發共鳴使然。

<sup>33</sup> 見葉嘉瑩：〈我的生活歷程與寫作途徑之轉變〉，《我的詩詞道路》，頁10-11。

<sup>34</sup> （清）王國維：《王國維先生全集初編（四）》（臺北：大通書局，1976年），頁1558。

## (二) 詩風與生命歷程有關

筆者依文末所製表格的作品考察，發現嘉瑩先生偏嗜陰冷的審美愛好，幾乎貫穿其一生的創作，依表格分析，只有少數幾首詩詞如〈留別哈佛〉、〈異國〉、〈秋日絕句〉、〈木蘭花慢〉……等作於晚年，其餘均創作於1944年以前，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為什麼嘉瑩先生在風華正茂的少女、大學時期，創作流於哀婉沉鬱的風格？這與時代背景與作者個人的境遇有關，我們觀得1941年至1944年這一段大學時期，詩人的創作每多悲苦之音，這與當時嘉瑩先生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個人境遇有關，這時期正是日軍侵略，國勢危殆之際，戰亂的傷痕深刻地烙印在詩人心裡，使詩人的心靈抹上沉重的灰色。戰亂中母親因病去世，父親又遠在後方的重慶，她所居住的北平也已淪陷了四年，是故這一時期的詩作往往流露哀婉的悲悽。17歲即遭喪母之痛的嘉瑩先生，大學時代又歷經了戰亂的生離死別，以致這時期的詩作，常流露淒清哀婉的風格，形成陰柔美感的詩風。嘉瑩先生在〈我的生活歷程與寫作途徑之轉變〉一文中曾說：

我的母親於不久前才因癌症去世，父親正遠在後方的重慶，而我所處身的北平，則已經淪陷了有四年之久。那時我無論閱讀和創作，都特別耽溺於悲苦之音。<sup>35</sup>

如1940年作〈臨江仙〉一詞：

一片凍雲天欲暮，長空敗葉蕭蕭。薊門煙雨白門潮，幾回月上，回首恨難消。莫向荒城尋故壘，秋來塞草全凋。北風吹響萬林梢，倚欄人去，雁影落寒郊。（頁40）

<sup>35</sup> 葉嘉瑩：《我的詩詞道路》，頁9。

這首詞寫因日軍的侵犯，家鄉北平淪陷，戰亂使故園殘破不堪，重建之路又遙遙無期，歷經世局的動亂，詩人的心境充滿悲痛與苦難。1941年作〈詠懷〉一詩：

高樹戰西風，秋雨簷前滴。蟋蟀鳴空庭，夜闌猶唧唧。空室闌無人，萱幃何寂寂。自母棄養去，忽忽春秋易。出戶如有遺，入室如有覓。斜月照西窗，景物非疇昔。空床竹影多，更深翻歷歷。穉弟年尚幼，誰為理衣食。我不善家事，塵生屋四壁。昨夜雁南飛，老父天涯隔。前日書再來，開函淚沾臆。上書母氏諱，下祝一家吉。豈知同床人，已以土為宅。他日縱歸來，淒涼非舊跡。古稱蜀道難，父今頭應白。誰憐半百人，六載常做客。我枉為人子，承歡慚繞膝。每欲凌虛飛，恨少鯤鵬翼。蒼茫一四顧，遍地皆荊棘。夜夜夢江南，魂迷關塞黑。（頁9-10）

這首詩情感真摯流露，適逢抗戰，烽火連天，母親於戰亂中病逝，家中尚有年幼弟需要照料，而父親又多年在外地遲未返家，只能以家書聊獲寬慰，生活中的變故處處艱辛，就像四周遍地都是荊棘，但求莊周的鯤鵬之翼以求逍遙解脫，<sup>36</sup>其詩句悲涼沉重，這是生活極度憂慮下的無限感慨。

綜觀嘉瑩先生大學時期的作品，幾乎都圍繞著傷逝主題，詞調沉鬱哀婉，如1944作〈臨江仙〉：

處世原無好計，有生須耐淒涼。秋來天半露為霜，一行征雁去，四野葉初黃。萬物已悲搖落，菊花還作重陽。誰家薄倖不還鄉，賺人明鏡裏，和淚

---

<sup>36</sup> 《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後人多用「鯢鵬之志」形容志向遠大。筆者以為此處嘉瑩先生應是以鯢魚、鵬鳥托物寓意，直陳虛無自然為逍遙之境，能逍遙自在，便能無往而不適，這就嘉瑩先生當時的精神層面來說，在歷經戰亂母逝後，為生活上的磨難尋求解脫之道，故而有「每欲凌虛飛，恨少鯢鵬翼」之句。（清）郭慶藩輯，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卷1，頁2。



試嚴妝。（頁 49）

同年又作〈南歌子〉：

秋水連天瘦，征鴻取次稀。階前黃葉久成堆，猶自西風徹夜滿林吹。酒薄愁偏重，燈闌夢未回。者般生計已全非，細數人天恩怨總堪疑。（頁 49）

以上二首均為借景抒情之作，征雁飛去，萬物凋零搖落；秋水天瘦，階前黃葉成堆，全是蕭索的悲秋景致，嘉瑩先生自經歷過喪母，家園淪陷的悲哀，詞作中流露的秋日情懷都是淒涼的落寞之感。

閱讀先生的詩詞作品，大概可知先生一生的歷程充滿悲歡離合、死生苦難，17歲喪母，1949年婚後隨夫來台，又是另一段憂患的日子，丈夫遭遇白色恐怖禍患之後，一家人依靠嘉瑩先生教書維持生活，因四處奔波兼課，生活的磨難導致詩詞創作難以持續，台灣時期是其一生創作數量最少時期，此皆環境的逼迫使然。1966年，嘉瑩先生赴哈佛講學，<sup>37</sup>當時大陸正值文化大革命，無法聯繫家人，異鄉的漂泊之情在她的〈鷓鴣天〉一詞中傾訴而出：

寒入新霜夜夜華，艷添秋樹作春花。眼前節物如相識，夢裏鄉關路正賒。  
從去國，倍思家，歸耕何地植桑麻。廿年我已飄零慣，如此生涯未有涯。  
（頁 54）

---

<sup>37</sup> 當年嘉瑩先生赴海外哈佛任教，曾引起時任臺大校長錢思亮先生的不諒解，時隔多年在《紅葉留夢：葉嘉瑩談詩憶往》一書出版後，嘉瑩先生在書裡針對她當年離臺赴美任教有所說明，主要是因為丈夫受到白色恐怖迫害，長年在家性格不變，離開臺灣到外地生活是丈夫多年的願望。參見葉嘉瑩：《紅葉留夢：葉嘉瑩談詩憶往》（臺北：大塊文化出版社，2014年），頁197及210。

上片寫秋天的楓葉像春天的花一樣，這些景物在北平的老家也能得見，來到臺灣後已多年未見，方知返鄉路途遙遠。下片用陶淵明〈歸田園居〉「但道桑麻長」語典，意謂何時能像淵明一樣歸隱返鄉種桑植麻？二十年來已習慣飄零，但這樣飄零的歲月尚不知何時方能結束？早年嘉瑩先生蟄居台灣，已有鄉根斷絕之痛，中年過後寓居海外的飄泊，對故國家園的蓴鱸之思更加深切，思鄉主題也逐漸形成寓居海外時期詩歌中的基調，有許多詞作都是訴說鄉情的，赴哈佛兩年後，因簽證問題，未能如願留下任教，嘉瑩先生在此情狀下，寫下了〈1968年秋留別哈佛三首〉組詩，表達了自己對前程渺茫的惆悵及對故國的思念，茲舉其一、其二如下：

又到人間落葉時，飄飄行色我何之。曰歸枉自悲鄉遠，命駕真當泣路歧。  
早是神州非故土，更留弱女向天涯。浮生可嘆浮家客，卻羨浮槎有定期。  
天北天南有斷鴻，幾年常在別離中。已看林葉驚霜老，卻怪殘陽似血紅。  
一任韶華隨逝水，空餘生事付雕蟲。將行漸近登高節，惆悵征蓬九月風。  
(頁 34)

離鄉萬里逾二十載，荏苒光陰飛逝，然「早是神州非故土」，故國正值文革動盪，返鄉遙遙無期，「天北天南有斷鴻，幾年常在別離中」，一家人在幾年之中分離如斷鴻孤雁，「一任韶華隨逝水，空餘生事付雕蟲」，想到韶華逝去，只有在評詩說詞裡寄託愁緒，此時嘉瑩先生的內心世界實是悲苦和冷峭的，儘管其才華出眾，卻一生飄泊，這種人生的「秋意」使她的詩詞作品蒙上灰暗的雲翳。1970年，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給予她終身聘書，嘉瑩先生再次舉家遷往加拿大，定居溫哥華城。〈異國〉一詩寫下當時心境：

異國霜紅又滿枝，飄零今更甚年時。初心已負原難白，獨木危傾強自支。  
忍吏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行前一卜言真驗，留向天涯哭水湄。  
(頁 71)

嘉瑩先生為安頓家人，選擇了給予她終身聘書的加拿大，為了給家人安穩的生活再次漂泊異鄉，飄零之感卻更甚以往，「初心已負原難白」，意謂辜負了自己原來的心意，卻移居到更遠的地方任教，「獨木危傾強自支」，嘉瑩先生為全家人的經濟支柱，卻也擔憂自己支撐不住，而在移居的過程為使一家更早團聚，在為老父辦理簽證時，卻飽受美國海關官吏文件的刁難，此即「忍吏為家甘受辱，寄人非故剩堪悲」，為了家人甘願忍氣吞聲。

綜合上述所論，迦陵的秋詩無論是單純的詠物詩、紀遊詩，或是抒發個人身世飄零的述志詩、懷鄉詩，幾乎都沉浸在詩人發自內心的那種悲感，發之為詩，就是低沉哀切的筆調。由此可見，文學作品的內容，往往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詩人的生活經歷和所處的時代背景，必然會影響作品的風格，而且隨著時代生活的不斷變化，作品藝術風格也必然隨之變化。這就是《文心雕龍·時序》篇所說：「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sup>38</sup> 大抵來說，嘉瑩先生一生經歷喪亂，少女至大學時期正值戰亂，母親病故，又與父親分隔兩地，外敵侵略加上軍閥的內亂，詩作鮮少有穠艷用字，大多寧靜淡雅，帶有哀婉的特質，由此可見詩人生活經歷對其詩作風格之影響。

### （三）由悲秋詩詞觀其個人生命的超越

從少女時期的喪母，到來台遭遇白色恐怖迫害，寓居海外時期，嘉瑩先生遭遇了人生第三次打擊，一九七六年，其長女和其夫婿在一場車禍中雙雙罹難身亡，當時的先生悲慟至極，日日哭女，陸續成詩十首，<sup>39</sup> 這些詩句寫得極為沉重，然而終究不能悲傷一世，她想起大學時代的老師顧隨先生所言：「一個人要

<sup>38</sup>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頁 816。

<sup>39</sup> 〈一九七六年三月廿四日長女言言與婿永廷以車禍同時罹難日日哭之，陸續成詩十首〉其中第十首詩云：「從來天壤有深悲，滿腹酸辛說向誰。痛哭吾兒躬自悼，一生勞瘁竟何為。」（頁 85）從詩題可知這組詩的緣起，嘉瑩先生飽經亂離，因緣際會遠赴海外執教，方才已經安頓好家人，生活也歸於平靜，以為可以安享晚年了，突遭逢喪女變故，迎來如此晴天霹靂，詩句讀來句句悲痛感人。

以無生之覺悟爲有生之事業；以悲觀之心態過樂觀之生活。」<sup>40</sup> 嘉瑩先生以顧隨先生的話語，呼應自己當時的經歷與感悟，也就是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狹隘與無常之後，才能真正把自己投向更廣大更高遠的人生境界。這一次先生再次失去親人，卻仍未被悲痛擊倒，這是因爲她已經超越了個人的憂患與苦難，將理想與願望寄託在自己的祖國，而這個願望終於在 1979 年得以實現。

筆者認爲 1976 年的喪女之痛可視爲她生命中的轉捩點，她將苦難的打擊轉化成一種鍛鍊，而詩歌的寫作更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昇華。中年喪女後，嘉瑩先生詩詞作品逐漸由悲苦走向超越的新境界，她的寫作風格有了很大的改變，最明顯的是在詩詞創作上多由感發轉爲感悟。例如同樣是寫秋天，已沒有從前那種帶有滄桑悲涼的意味。在歸國的前一年，1978 年嘉瑩先生決定要返國任教時，作有〈水調歌頭·秋日有懷國內外各地友人〉一詞：

天涯常感舊，江海隔西東。月明今夜如水，相憶有誰同。燕市親交未老，  
臺島後生可畏，意氣各如虹。更念劍橋友，卓犖想高風。雖離別，經萬  
里，夢魂通。書生報國心事，吾輩共初衷。天地幾回翻覆，終見故園春  
好，百卉競芳叢。何幸當斯世，莫放此生空。（頁 134）

詞作內容雖有感慨時局艱難，寄託漂泊之意，然以豪宕激越之筆寫下「書生報國心事，吾輩共初衷」、「莫放此生空」等句，抒發積極樂觀之心境，意謂詩人不願蹉跎光陰，大有老驥伏櫪的雄心壯志。

同年在溫哥華又作〈水龍吟·秋日感懷〉一詞，更是很好的例證：

滿林霜葉紅時，殊鄉又值秋光晚。征鴻過盡，暮煙沉處，憑高懷遠。半世  
天涯，死生離別，蓬飄梗斷。念燕都臺嶠，悲歡舊夢，韶華逝，如馳電。  
一水盈盈清淺，向人間，做成銀漢。閱牆兄弟，難縫尺布，古今同歎。血

<sup>40</sup> 葉嘉瑩：〈詩歌譜寫的情誼〉，收於《迦陵雜文集》（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年），頁 32。

喬千年，親朋兩地，忍教分散？待恩仇泯沒，同心共舉，把長橋建。（頁 134）

這闕詞感慨時艱，對於祖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兄弟鬩牆有很深的感慨，不論是大陸與臺灣都是她生活過的地方，對於血裔一脈相承的二地親友因為政治因素分散的局面，嘉瑩先生寄予期盼：「待恩仇泯沒，同心共舉，把長橋建。」三句寫來筆力遒健，寄託其對國家民族之憂思，以激越樂觀的心態面對時局的困難。

再如〈減字木蘭花〉一詞：

天涯秋老，葉落空階愁未掃，獨下中庭，為看長空月影明。此心好在，縱隔滄溟終不改。夜夜西風，萬里鄉魂有路通。（頁 146）

這闕詞在《迦陵詩詞稿》中，沒有標示寫作年代，然依據詞作內容，應作於 1980 年代，當時嘉瑩先生移居加拿大，身在異鄉的她時時在創作中流露歸鄉的渴望，「縱隔滄溟終不改」、「萬里鄉魂有路通」，明確表明歸鄉的心志，將美好的希望與深厚的歸思寄予一輪明月。而作於 1992 年的〈金暉〉一詩，嘉瑩先生已表達了晚年那種逐漸平靜而淡泊的心境：

晚霞秋水碧天長，滿眼金暉愛夕陽。不向西風怨搖落，好花原有四時香。  
（頁 127）

這首詩大致來說已脫去悲秋的风格，「滿眼金暉愛夕陽」、「不向西風怨搖落」，在落日金暉的映照下，不怨西風搖落漫天落葉，欣然的秋景使飽經坎坷悲苦的嘉瑩先生，抱持一種好花也會展現四時清香的感悟心境。1993 年作的〈浣溪沙〉，同樣也是這樣的詞情：

一任生涯似轉蓬。老來遊旅興偏濃，驅車好趁九秋風。兩岸霜林夾碧水，一彎橋影落長虹。無邊景色夕陽中。（頁 151-152）

回顧一生的轉蓬歲月，老來把握秋天的好時光驅車出遊，末句「無邊景色夕陽中」最能道出詩人在歷經滄桑之後所悟得的瀟灑自在，全詞已脫盡悲涼感慨，展現了超越的修養，不為憂患所傷的通脫感悟，那是詩人的心境隨著生命經歷的改變而對人生有不同的感悟。嘉瑩先生生於亂世，時代的巨變與人事的滄桑，成為她生命裡脈息相通的一道印記，面對生命中的「悲秋」，塑造屬於自己深沉而豐富的生命史。

## 五、《迦陵詩詞稿》對悲秋文學傳統的繼承與拓新

悲秋文學是中國文學傳統中一個重要的類型，中國文學的「悲秋」意識，從屈原的《楚辭》大概可看出端緒，然為例不多，多屬一時情興之作，如〈離騷〉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sup>41</sup>〈九歌·湘夫人〉：「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sup>42</sup>以上二者皆有悲秋的意味。逮宋玉〈九辯〉，才深化「悲秋」的意境，不但文首直揭悲秋，且通篇俱以此種情懷貫串，樹立了中國傳統的「悲秋原型」。〈九辯〉曰：

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沲沲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慙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憤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漠而無聲。雁靡靡而南遊兮，鷓鴣啁晰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躑躅而過中兮，蹇淹留而無成。<sup>43</sup>

何寄澎認為：「〈九辯〉「悲秋」的中心主題是『悲士不遇』」，又說：

<sup>41</sup> 傅錫壬：《新譯楚辭讀本》，卷1，頁29。

<sup>42</sup> 同前註，卷2，頁63。

<sup>43</sup> 同前註，卷8，頁143。



「〈九辯〉樹立了睹秋景之衰、感日月之逝而覺形體衰敗、年邁將盡的悲秋模式。」<sup>44</sup> 由此可見宋玉所流露的「悲」感，主要是因不遇而致長年羈旅飄泊、孤寂無友之傷，春秋代序，草木更榮，宋玉睹物以興情，感嘆年歲逝去而一事無成的悲哀，後世如李白〈贈易秀才〉：「秋深宋玉悲」，<sup>45</sup> 杜甫〈詠懷古跡〉：「搖落深知宋玉悲」，<sup>46</sup> 都深得〈九辯〉的精髓。自宋玉樹立悲秋的文學傳統後，歷代悲秋詩文所在多有，這些眾多的悲秋文學，絕大部分都在屈、宋悲秋影響之下，集體無意識地同調而歌。

嘉瑩先生一生經歷充滿坎坷與挫折，她對於悲秋的文學傳統有繼承也有拓新，在繼承傳統的悲秋文學方面，多因秋景的衰敗凋零而心生淒涼之感，其中所涉及到的秋容景物也與宋玉〈九辯〉多有類似，例如「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嘉瑩先生悲秋詩詞中也反復出現相似意象，本文第二節「《迦陵詩詞稿》中的秋容樣貌與時間意識」探討已多，如 1944 年作的〈晚秋雜詩五首其一〉：「鴻雁飛來露已寒，長林搖落葉聲乾。」〈搖落〉：「高柳鳴蟬怨未休，倏驚搖落動新愁。」等詩例皆是，這些意象渲染出秋季淒迷蕭颯之感，嘉瑩先生談到對秋之感觸時曾說：「是黃落的草木驀然顯示了自然的變幻與天地的廣遠，是似水的新寒驀然喚起了人們自我的反省與內心的寂寞。」<sup>47</sup> 宋玉〈九辯〉意蘊深厚且與秋日有關的意象，嘉瑩先生在作品中也大量襲用，如落葉、蟋蟀、雁、蟬等皆是，借秋景抒情感懷的創作基調基本上和宋玉的〈九辯〉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嘉瑩先生中年過後，特別是晚年時期的詩詞創作，開始展現其對悲秋文學內涵的拓新，不論是表達自傷身世、羈旅思鄉之慨嘆皆能超越個人感傷悲苦，進入感悟超脫的情境，詞情鬱而不滯，晚年之悲秋情懷已不同於以往少

<sup>44</sup> 何寄澎：〈悲秋——中國文學傳統中時空意識的一種典型〉，《臺大中學報》第 7 期（1995 年 4 月），頁 3-4。

<sup>45</sup> （唐）李白：〈贈易秀才〉，《全唐詩》，卷 170，頁 1751。

<sup>46</sup> （唐）杜甫：〈詠懷古跡〉，《全唐詩》，卷 230，頁 2511。

<sup>47</sup> 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401。

女、中年時期那種多感慨自身境遇的悲怨情感，她的悲秋之情表現的是對故國的期許和回國任教的深切盼望，是故國情懷與個體生命依歸的二相交融。詞作如1982〈水龍吟〉一詞，詞云：

天涯又睹清光，姮娥伴我飄零久。陰晴歷遍，常圓無缺，幾時能夠。北國春宵，南臺秋夜，亂離經後。算他鄉遲暮，韶華一往，對明月，空搔首。涼露蒼苔濕透。立多時，寒生衣袖，長暉萬里，願隨流照，故人知否。當日高樓，闌干同倚，此情依舊。願加餐共勉，千秋志業，向他年就。（頁147）

這闕詞詞題為「壬戌年中秋前夕有懷故人」，是一首中秋懷友的詞，嘉瑩先生憶及一生蓬轉他鄉，有無地托根之悲苦，在異鄉興起故人之情，真摯且深沉，字裡行間的家國之悲、身世之感，一時並集，然而個人際遇的滄桑並不能改變她思念故土之初心，爲了「千秋志業」，仍要與故人「加餐共勉」，老年猶存報國之志，令人感佩。再如1992年〈浣溪沙〉一詞：

無限清輝景最妍，流光如水復如煙。一輪明月自高懸。已慣陰晴圓缺事，更堪萬古碧霄寒。人天誰與共嬋娟。（頁151）

「清輝」、「明月」開啓詩人小我的悲感心扉，晚年作品中的秋景實已脫盡悲涼感慨，展現了超越悲苦的修養，不爲憂患所傷的通脫感悟，獲得了心靈的突圍。嘉瑩先生不僅師承歷代文人，還在悲秋慨嘆中融入了對家國的觀照，而延伸到對自我生命價值的自覺體認與追求，表現出開闊的情感能量，從而體現出對傳統悲秋母題的超越，在繼承屈原、宋玉所開創的悲秋文學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了悲秋的內涵。由嘉瑩先生對悲秋文學傳統的繼承與拓新來看，亦能得見其在文學創作上由感發轉而感悟的改變，「感發」是情動於中而發於外，是詩歌的基本

要素；<sup>49</sup>「感悟」則是對於經歷的事物體察出更深一層的領悟與開悟，其中隱含詩人個人的思想感情、品格意志與胸襟懷抱，嘉瑩先生晚年的作品正是呈現了這樣的襟懷與修養。

## 六、結語

文學的歷史傳統對季節意象的塑造與季節詩情的表現型態，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熱愛古典詩詞的嘉瑩先生，也深受傳統季節意象的影響，發為詩歌的秋詩，常見其內心之愁苦與心境之淒涼。在秋容方面，善用動植物意象與秋蟲意象，值得注意的是，詩人喜愛以黃昏時間意識藉詩抒懷、贈友，更藉詩懷古，由於她飄泊的人生境遇，使她更易「物我感發」，看見蕭索的秋景，往往想起個人的境遇、生活的挫折，而流露悲傷的情緒，是典型的「悲秋」風格。以文學的藝術美感來看，嘉瑩先生的秋詩作品呈現的風格特色，筆者觀察先生偏愛「陰柔」的美感，在悲秋詩詞裡大量使用灰冷的色彩用字，如慣用「殘」、「荒」、「瘦」、「驚」、「盡」、「空」、「寒」、「獨」等字來渲染秋天蕭索的氛圍，也同時渲染孤獨的心境，此外，在聲情表現上，詩人偏愛「支」、「先」、「尤」、「侵」……等韻部。這些韻部適合表達抑鬱哀婉的情思，正可表現詩人內心淒清沉鬱的情感，使讀者感受詩人內心愁懷鬱積，紆迴不散的苦悶。同時，色彩運用也是迦陵心境的反映，色彩的灰冷都映照著詩人黯淡的心境，使詩歌籠罩在哀怨悲苦、抑鬱低迴的氛圍中，由此形成了迦陵詩詞沉鬱哀婉的詩作風格。嘉瑩先生秋詩的風格主要在陰柔婉約的美感特質，她往往把秋容物色嵌在一種冷色的環境和氣氛中去描繪，可看出她「陰柔美」、「殘缺美」、「蕭瑟美」的詞風特色。

筆者以為其沉鬱詩風的成因可由內外二方面來看：內在因素與作者的才性有

---

<sup>49</sup> 葉嘉瑩說：「我以為詩歌之要素，主要乃在於其所具有的一種感發之生命，因此衡量一首詩歌的重要標準，便當以其所傳達的感發生命之質量，及其所傳達的效果之優劣為根本之依據。」葉嘉瑩：《我的詩詞道路》，頁 88。

關；外在因素則與作者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有關。首先，才性與學養對嘉瑩先生沉鬱哀婉風格的形成影響很深，歷經亂世的杜甫與王國維是影響先生最深的二位文人；其次，由詩人經歷的生命歷程與時代背景來看，嘉瑩先生一生經歷喪亂，少女至大學時期正值戰亂，母親病故，又與父親分隔兩地，外敵侵略加上軍閥的內亂，爾後又飄泊海外數十年，皆可見其低沉哀切的筆調。1976年的喪女之痛則可視為她生命的轉捩點，其詩詞作品逐漸由悲苦走向超越的新境界，在寫作風格上有很大的改變，最明顯的是在詩詞創作上多由感發轉為感悟。《迦陵詩詞稿》對悲秋文學的傳統有繼承也有拓新，在風格與意象上有對傳統悲秋文學的繼承，在意涵擴展拓新方面也有她個人生命情懷的超越，充份展現意蘊豐厚的悲秋情韻。展讀嘉瑩先生的創作集，先生以「秋」天為題的作品數量最多，在這些作品裡，映照著詩人隱微曲折的心境，《迦陵詩詞稿》中的秋詩，實是詩人日常生活的自傳書寫，同時也是人生經歷和情志心境的真實紀錄，先生觀秋景之風物感物抒懷，同時也是她消解煩憂心靈的良藥，她的詩詞道路亦是她的人生道路。

附錄表格一 迦陵詩作冷色調的用字

用字	詩 題	年代	詩 句 內 容
殘	太液池	1942	御柳秋臨太液波，殘枝向盡尚婆娑。
	晚秋雜詩五首之四	1944	金縷歌殘懶回首，不知身是在他鄉。
	留別哈佛三首之二	1968	已看林葉驚霜老，卻怪殘陽似血紅。
	論詞絕句五十首（論吳文英詞）	不詳 （1987-	獨上秋山看落照，殘雲賸水最傷心。
	論詞絕句五十首（論李煜詞）	1996 年 間）	凋殘翠葉意如何，愁見西風起綠波。
荒	空山	1941	天上雲連蔓草荒，蘆花白到水中央。
	秋草	1942	解識榮枯千古事，忽驚飛鳥下荒原。
	搖落	1944	三徑草荒元亮宅，十年身寄仲宣樓。
	晚秋雜詩五首之三	1944	深秋落葉滿荒城，四野蕭條不可聽。
瘦	小紫菊	1939	階前瘦影映柴扉，過盡征鴻露漸稀。

（續下表）

用字	詩 題	年代	詩 句 內 容
驚	秋曉	1940	驚飛烏鵲欲何棲，四望寒霜滿林薄。
	秋興	1941	高樓一夕夢，風雨又驚秋。
	瀛臺	1942	檻龍休問當年事，轉眼滄桑盡可驚。
	秋草	1942	解識榮枯千古事，忽驚飛鳥下荒原。
	搖落	1944	高柳鳴蟬怨未休，倏驚搖落動新愁。
	留別哈佛三首之二	1968	已看林葉驚霜老，卻怪殘陽似血紅。
獨	對窗前秋竹有感	1939	而今花落螢飛盡，忍向西風獨自青。
	詠菊	1940	群芳凋落盡，獨有傲霜枝。
	哭母詩	1941	窗前雨滴梧桐碎，獨對寒燈哭母時。
	瀟湘	1942	衡陽歸雁無消息，獨臥空堂月上遲。
	異國	1969	初心已負原難白，獨木危傾強自支。
	論詞絕句五十首（論李煜詞）	不詳 （1987- 1996 年間）	獨上秋山看落照，殘雲賸水最傷心。
盡	小紫菊	1939	階前瘦影映柴扉，過盡征鴻露漸稀。
	對窗前秋竹有感	1939	而今花落螢飛盡，忍向西風獨自青。
	詠菊	1940	群芳凋落盡，獨有傲霜枝。
	晚秋偶占	1941	老盡秋光無一事，坐看黃葉下階飛。
	銅盤	1941	擊殘斂乃漁人老，閱盡興亡白水閒。
	太液池	1942	御柳秋臨太液波，殘枝向盡尚婆娑。
	瀛臺	1942	檻龍休問當年事，轉眼滄桑盡可驚。
	秋草	1942	西風掃盡一年痕，迢遞王孫客夢昏。
	夜坐偶感	1943	奄忽年命盡，便當歸北邙。
	晚秋雜詩五首之一	1944	好夢盡隨流水去，新詩惟與故人看。
	晚秋雜詩五首之三	1944	收拾閒愁應未盡，坐調絃柱到三更。

（續下表）

用字	詩 題	年代	詩 句 內 容
空	空山	1941	空山秋後渾無夢，一片寒林縮夕陽。
	哭母詩	1941	空餘舊物思言笑，幾度凝眸雙淚垂。
	詠懷	1941	空室闔無人，萱幃何寂寂。
	秋草	1941	燒影已空悲去雁，澹煙猶鎖認歸魂。
	瀟湘	1942	衡陽歸雁無消息，獨臥空堂月上遲。
	秋宵聽雨二首之二	1942	小院風多葉滿廊，沿街蟲語入空堂。
	夜坐偶感	1943	流鶯啼未已，蟋蟀鳴空堂。
	晚秋雜詩五首之四	1944	風來盡掃梧桐葉，燕去空餘玳瑁梁。
	晚秋雜詩五首之五	1944	二十年間惆悵事，半隨秋思入寒空。
	留別哈佛三首之二	1968	一任韶華隨逝水，空餘生事付雕蟲。
寒	秋蝶	1939	三秋一覺莊生夢，滿地新霜月乍寒。
	秋曉	1940	驚飛烏鵲欲何棲，四望寒霜滿林薄。
	頤和園	1941	颯颯西風苑樹寒，頤和景物久闌珊。
	過什刹海偶占	1941	一抹寒煙籠野塘，四圍垂柳帶斜陽。
	銅盤	1941	銅盤高共冷雲寒，回首鹹陽杳靄間。
	哭母詩八首之三	1941	重陽節後欲寒天，送母西行過玉泉。
	哭母詩八首之四	1941	窗前雨滴梧桐碎，獨對寒燈哭母時。
	晚秋雜詩五首之五	1944	二十年間惆悵事，半隨秋思入寒空。
	晚秋雜詩五首之三	1944	籬下寒花新有約，隴頭流水舊關情。
	晚秋雜詩五首之一	1944	鴻雁飛來露已寒，長林搖落葉聲乾。
	秋日絕句六首之一	1971	一夕西風寒雨過，起看白雲滿山巔。

附錄表格二 迦陵詞作冷色調的用字

用字	詩 題	年代	詩 句 內 容
殘	憶蘿月	1941	平沙一片茫茫，殘碑蔓草斜陽。
荒	蝶戀花	1944	欲上高樓看落照，平林荒野餘衰草。
瘦	浣溪沙	1941	詩思判同秋水瘦，此心寧共夜風寒。
	如夢令（殘柳）	1942	瘦影太伶仃，忍向寒塘自瞥。
	南歌子	1944	秋水連天瘦，征鴻取次稀。
驚	浣溪沙	1978	搖落西風幾夜涼，滿林寒葉已驚霜。
獨	鷓鴣天二首之二	1944	中宵獨下空庭立，幾點流螢繞樹飛。
	減字木蘭花	1979	天涯秋老，葉落空階秋未掃，獨下中庭。
	木蘭花慢	1983	獨倚池闌小立，幾多心影難憑。

（續下表）



用字	詩 題	年 代	詩 句 內 容
盡	浣溪沙	1941	詩思判同秋水瘦，此心寧共夜風寒，雁鴻飛盡莫憑欄。
	水龍吟 秋日感懷	1978	征鴻過盡，暮煙沉處。
	鷓鴣天二首之二	1944	中宵獨下空庭立，幾點流螢繞樹飛。
	減字木蘭花	1979	天涯秋老，葉落空階秋未掃，獨下中庭，爲看長空月影明。
寒	臨江仙	1940	北風吹響萬林梢，倚欄人去，雁影落寒郊。
	浣溪沙	1941	詩思判同秋水瘦，此心寧共夜風寒，雁鴻飛盡莫憑欄。
	明月棹孤舟	1941	孤雁單寒，秋雲淡薄。
	如夢令（殘柳）	1942	瘦影太伶仃，忍向寒塘自瞥。
	鷓鴣天二首之二	1944	枝頭新月如眉好，枝下寒蛩徹夜啼。蛩不斷，月移西，新寒襲遍舊羅衣。
	蝶戀花	1944	一探寒煙鴻雁渺，氣爽天高，北地秋光好。
	賀新郎	1944	寒漏盡，夜風起。
	鷓鴣天	1967	寒入新霜夜夜華，艷添秋樹作春花。
	浣溪沙	1978	搖落西風幾夜涼，滿林寒葉已驚霜。
	鵲踏枝	1979	玉宇瓊樓雲外影，也識高寒，偏愛高寒境。

## 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
- （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
- （宋）蘇軾著，石聲懷、唐玲箋注：《東坡樂府編年箋注》（臺北：華正書局，1993年）。
- （清）何文煥編：《歷代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 （清）郭慶藩輯，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臺北：群玉堂出版社，1991年）。
-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臺北：臺灣開明書店，1982年）。
- （清）王國維：《王國維先生全集初編（四）》（臺北：大通書局，1976年）。

年)。

## 二、近人論著

### (一) 專書

- 中華書局編輯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林書堯：《色彩學概論》（臺北：國立藝術專科學校，1963年）。
- 屈萬里：《詩經詮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年）。
- 傅錫壬：《新譯楚辭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76年）。
- 黃永武：《中國詩學·設計篇》（臺北：巨流圖書，1980年）。
- 黃永武：《詩與美》（臺北：洪範書店，1987年）。
- 塗公遂：《文學概論》（臺北：華正書局，1981年）。
- 葉嘉瑩：《迦陵論詞叢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 葉嘉瑩：《迦陵詩詞稿》（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 葉嘉瑩：《迦陵雜文集》（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 葉嘉瑩：《我的詩詞道路》（臺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
- 葉嘉瑩：《迦陵說詩講稿》（臺北：桂冠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
- 葉嘉瑩：《迦陵論詩叢稿》（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葉嘉瑩：《杜甫秋興八首集說》（臺北：大塊文化出版社，2012年）。
- 葉嘉瑩：《紅葉留夢：葉嘉瑩談詩憶往》（臺北：大塊文化出版社，2014年）。

(日) 大山正：《色彩心理學》（臺北：牧村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 (二) 期刊論文

- 何寄澎：〈悲秋——中國文學傳統中時空意識的一種典型〉，《臺大中文學報》第7期（1995年4月），頁78-92。

# The Life Writing and Emotional Implication in Ye Jiaying's *Jialing Poems and Ci* ——Taking the Theme of Sad Autumn as the Core of the Discussion

*Liou, Der-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 Abstract

Ye Jiaying (1924-), named Jialing, is an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poetry expert. She has been engaged in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for many years. Jiaying's literary path was actually started by the creation of poetry. Her creation collection *Jialing Poems and Ci* contains nearly 400 ancient and modern poems and about 100 words. The earliest work "Autumn Butterfly" is included in the collection at the age of 15. The exhibition of Jiaying's creations can confirm her life at every stage, from the loss of her mother in the war as a young girl, the white horror of her young husband after coming to Taiwan, the loss of her beloved daughter after middle age, and the wandering of her hometown. Thirty years of frustration and suffering, but in the face of suffering, the poet is not absent. The poetry works in *Jialing Poems and Ci* are actually the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 of the poet's daily life, but also the true record of life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state of mind. Among them, the number of works with the theme of "Autumn" is the largest, which can best reflect the poet's faintly tortuous mood.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autumn

appearance of the autumn poems in *Jialing Poems and Ci*? What are its writing characteristics? In addition, he has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psychological process of Jiaying's poetry and poems, hoping to obtain the wisdom to settle his life through his life experience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Keywords:** Ye Jiaying, *Jialing Poems and Ci*, Sad Autumn, Life Writing